

## 创新，从剧本开始

王向阳

《戏剧的钟摆》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

-

创新是婺剧永葆活力的“青春宝”。正是因为不断创新，婺剧在四百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才能与时俱进，没有像海盐腔和弋阳腔一样，被历史的车轮所抛弃。世纪之初，在整个戏曲大环境都不景气的情况下，婺剧最需要创新的是什么？我觉得不是传统音乐和表演程式，而是婺剧剧本。

任何艺术都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，一般来说内容决定形式，形式为内容服务。而传统戏曲有其独特的个性，就是形式大于内容，观众之所以能百看不厌，反复欣赏，未必被内在的故事情节所吸引，而是迷恋外在的传统音乐和表演程式。《断桥》、《牡丹对课》、《僧尼会》、《三请梨花》、《双阳公主》，观众对剧本的内容已经滚瓜烂熟了，还是一看再看，爱的就是传统音乐和表演程式。

传统音乐和表演程式等外在形式固然很重要，并不是说内在的情节可有可无，无关痛痒；恰恰相反，我觉得要对婺剧的剧本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，精雕细琢，去粗存精，彻底改变“路头戏”的粗糙面貌，提高艺术含量，再造艺术精品，从而吸引更多年轻观众的眼球。

出人意表，不落窠臼

“私订终身后花园，落难公子中状元”，这是戏曲界沿袭了几百年的窠臼。记得有一位年轻观众曾经说过，戏一开锣，就能够猜到结局，八九不离十，还有什么悬念去吸引年轻人？所以，婺剧在编剧的时候，在情节设计上，要出人意表，不落窠臼，要跌宕起伏，一折三回，才有看头，不要动不动就是高中状元，动不动就是包公断案。

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，从隋朝开始，一直持续到清末，延续了一千多年。书生考中状元的概率有多大？堂堂中国，多少举子，三年才出一个，确实是凤毛麟角。考中状元的程序有多烦？要连闯四关：第一关，童生在府里参加考试，考中的称秀才；第二关，秀才在省里参加乡试，考中的称举人；第三关，举人次年在京里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，考中的称贡士；第四关，贡士在金殿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，考中的称进士。殿试录取三甲，由皇上钦点。一甲三名：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赐进士及第；二甲传胪二十名，赐进士出身；三甲传胪三十二名，赐同进士出身。由此可见，要中状元真是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，比登天还难！

而在戏曲里，落难公子好像没有时间的限制，也没有资格的审查，不管你是一个没有功名的童生，还是一个只有初级功名的秀才，管你是不是大比之年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进京赶考，而且一考必中，必定是头名状元，不是文的，就是武的，估计二甲和三甲的进士，有点看不上眼了。

当然，戏曲是一种艺术，不是历史，艺术真实不必拘泥于生活真实，但也不要太离谱，“落难公子中状元”这种俗之又俗的俗套，不要用得太多太滥，让人感到发腻。再说，包拯任开封府尹，不过短短的一年多时间，哪里有这么多个案子！即使是寄托了人民群众的一种美好愿望，然而再美好的愿望，重复一百遍，也叫人发腻。以前，农村观众以文盲居多，还好忽悠，如今戏台前的年轻观众，都是有相当文化素养的，恐怕不太容易忽悠了。

而兰溪市婺剧团移植的《三女审子》，突破了传统的窠臼，情节起伏跌宕，悬念层出不穷，可谓婺剧中难得的“侦探片”。该剧讲的是宋时金兵入侵，三关的头关、二关失守，守将陈氏兄弟阵亡，其妻冰娘、韩素娘退守三关。途中冰娘之女和韩素娘之子丢失，被猎户关义捡去抚养，取名关志春、关志萍。十八年后，金将薛里花郎乔装猎户，化名汪文焕，混入三关，并拜三关守将陈旭及其夫人赵艳娘为义父、义母。关氏兄妹同时入关投军，被汪文焕视为眼中钉。三个月后，冰娘欲收关氏兄妹作螟蛉。当晚，汪文焕盗

得关志春之箭，命旗牌射死陈旭，嫁祸关志春。赵艳娘欲斩关志春，冰娘、韩素娘阻拦，于是三女审子，开始进入正题。

关志萍捉住旗牌，但旗牌受汪文焕威胁，反诬关志春为幕后主谋。赵艳娘被汪文焕所蛊惑，不顾韩素娘提出的疑点，执意要斩关志春。韩素娘立下军令状，要在三天内查出真凶。

韩素娘对汪文焕提出疑问，派人查探，苦于一时没有证据。立军令状的第三晚，关义来到军营，揭开关氏兄妹身世之谜。固执己见的赵艳娘仍执意要斩关志春。韩素娘夜审旗牌，并赏酒，不料被狡猾的汪文焕下毒，反使去取酒的关志萍成为疑凶。韩素娘通过种种蛛丝马迹，认定汪文焕是奸细。汪文焕知道韩素娘已起疑心，派人送信前往金营，约其攻宋。韩素娘一面派人截住送信人，一面夜访汪文焕，借饮酒与其周旋。通过一番智斗，终于取得证据。

在观看《三女审子》时，一颗悸动的心时时被扑簌迷离的剧情悬着，不时发出“哎呀”的叹息声。第一叹，冰娘之女和韩素娘之子在退守三关途中丢失；第二叹，金将薛里花郎乔装猎户，化名汪文焕，蒙混入关，取得信任；第三叹，汪文焕盗得关志春之箭，命旗牌射死陈旭，嫁祸关志春，借刀杀人；第四叹，关志萍捉住旗牌，但旗牌屈于汪文焕的淫威，反诬关志春为幕后主谋；第五叹，韩素娘夜审旗牌，并赏酒，不料被汪文焕下毒，反使去取酒的关志萍成为疑凶；第六叹，韩素娘夜访汪文焕，借饮酒与其周旋，惊心动魄。

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，韩素娘闯刑场救下关志春、关志萍，众人齐心协力大破金兵，赵艳娘亲手杀了狡猾的狐狸汪文焕。盼到了这个圆满的结局，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剧情平淡无奇，缺少悬念，是婺剧剧本常见的毛病。往往通篇平铺直叙，波澜不兴，提不起观众的精神。而《三女审子》设置了一个又一个悬念，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，始终吊着观众的胃口，吸引观众的眼球，显示了编剧对于剧情设计的高明之处。

### 疏可走马，密不透风

一个剧目，长则三小时，短则两小时。如何在这有限的两三个小时内，不断掀起高潮？答案只能是有疏有密，在叙事方面可以疏一些，在抒情方面适当密一些，做到“疏可走马，密不透风”。该疏的地方，要惜墨如金，一笔带过；该密的地方，要泼墨挥洒，不惜篇幅。而婺剧的剧本，往往重叙事轻抒情，该疏不疏，该密不密，平均用力，记流水账。这样，该疏的地方，显得臃肿罗嗦，该密的地方，显得苍白干瘪。

譬如京剧电影《李慧娘》“夜访”一场，浓墨重彩，长达30分钟，占全剧的三分之一，而婺剧《红梅阁》将它进行了大幅压缩。李慧娘回忆游湖的情景，京剧有14句戏词：“那一日游西湖隔亭相望，见相公铁骨赤胆气宇轩昂。慧娘我犹如黑夜见星光，我情不自禁赞你一声，美哉呀少年郎。非是慧娘太轻狂，敬佩你怒斥权奸把正义伸张。我心似明月何需藏，谁知大祸从天降。贾似道他将我百般拷打，喂呀，裴相公呀，到如今依然是遍体鳞伤。连累了裴相公身陷罗网，都怪我一时间出言欠思量。”婺剧的这段戏词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：“那一日游西湖隔舟相望，无意中赞你一声，美哉少年郎。回府来，不由分说，他把我百般拷打，到如今依然是遍体鳞伤。”将李慧娘敬慕裴舜卿高洁人品的戏词全部删去了，显得单薄而苍白。

京剧电影《李慧娘》将明代传奇《红梅记》中裴舜卿与李慧娘的爱情，上升为裴舜卿与李慧娘的爱情以及李慧娘的爱国情。当裴舜卿不愿独生，要到阴曹地府与她结为连理的时候，李慧娘的爱国情压倒了爱情：“劝裴郎切莫为我轻生，我怎不愿阴曹地府结同心。你若是为殉私情舍了命，岂不是辜负了你美哉少年这一生。裴郎啊，你应当以国为重，除奸贼，救黎民。到来日，一炷清香三杯酒，红梅阁旁听一听，当闻我九泉下含泪的笑声。”而婺剧《红梅阁》从主题上下降为裴舜卿与李慧娘的爱情：“感君情义海样深，慧娘泉下把目瞑。锦绣前程君当爱，莫为一女自轻生。”原来是一

长段，如今压缩为以上短短的四句，本来是密不透风的，改得疏可走马了。

而该疏可走马的时候，却又密不透风了。金华市婺剧团的《红梅阁》在“游湖”前面，加了一场路头戏“庆寿”，无非是表现贾似道的荒淫无耻，而这层意思在“游湖”一场中已经体现了，纯粹是海绵注水。对于李慧娘的来历，京剧《李慧娘》只在“夜访”一场中作了简略的交代：“我本是贫家女名叫李慧娘，流落在杭州城原籍汴梁。避战祸中途丧母异乡卖唱，被掳抢爹惨死，我坠入了阴风飒飒的半闲堂。”而兰溪市婺剧团的《红梅阁》，把它敷衍成第一场，长达 20 分钟，又是海绵注水。

令人欣喜的是，兰溪市婺剧团演出的《杨门女将》，确实做到了“疏可走马，密不透风”。密就密在“斗智”，浓墨重彩，突出过程，疏就疏在“斗勇”，点到为止，一笔带过。

在《杨门女将》中，西夏贼将王文进犯三关，元帅杨宗保以身殉职。佘太君百岁挂帅，带领杨家十二寡妇征西。王文初战失利，凭着天险，坚守不战，等待杨家将粮草断绝，不战而退。

在这种胶着状态下，交战双方开始“斗智”。佘太君夜探葫芦谷（7 分钟）、穆桂英深夜进军帐商议用兵计策（4 分钟）、佘太君升帐接受西夏战书（10 分钟）、穆桂英深入葫芦谷寻找栈道（16 分钟），整个“斗智”过程长达 37 分钟，可谓“密不透风”。一旦“斗智”过程结束，进入“斗勇”阶段，双方将帅和士兵交战，无非是比划刀枪，只有短短的 7 分钟，只有“斗智”过程的一个零头，可谓“疏可走马”。

### 扬长避短，量身定做

生旦净末丑，假如每个剧团每种角色的力量都很均衡，百花齐放，争奇斗艳，那是求之不得，再好没有。实际上，每个剧团不是全能的，各种角色往往有强有弱，水平参差不齐。所以，在编写剧本的时候，要为优势演员量身定做，尽量发挥其艺术专长，避免劣势演员的艺术缺陷。

京剧素来很讲究主角，以老生为主角的，称“老生戏”，以青衣为主角的，称“青衣戏”，以花脸为主角的，称“花脸戏”，历史上出现了“四大须生”、“四大青衣”。为了充分发挥主角的艺术专长，甚至剧本量身定做，譬如《霸王别姬》就是专门为梅兰芳写的，《锁麟囊》就是专门为程砚秋写的。编剧在动笔之前，就要为主角充分设置戏份，使其的艺术专长能够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，一枝独秀，从而达到“一俊遮百丑”的效果。

金华市婺剧团重排的《二度梅》走出一条推陈出新的路子，如今已誉满菊坛。不少粉丝认为，看《二度梅》就是看范红霞，看范红霞就是看移步坐辇、悬崖跳水。“红花还要绿叶扶”，粉丝的话语虽然有些绝对，但也不无道理。因为主演唱做俱佳，观众陶醉其中，其他角色的缺陷也能谅解了。所以，对于像范红霞、杨霞云、朱元昊这样实力超群的演员，完全可以量身定做，为他们有的放矢地写剧本。反之，如果丑角力量很弱，《唐知县审诰命》这样的丑角戏，非演砸不可。

很多大路戏，一般的剧团都能演。每个剧团在排戏的时候，也要因地制宜，根据本团的演员力量，对剧本进行适当的修改。如果花旦比较强的，可以适当增加花旦的戏份，如果小生比较强的，可以适当增加小生的戏份，目的只有一个：尽量把尽可能多的艺术之美，呈献给舞台前的观众，从而做到扬长避短。

### 随乡入俗，融入本土

无论是唱，还是念，婺剧用的是金华方言。很多从兄弟剧种移植过来的剧目，最差的选择是原原本本，一字不改，把原来剧种当地的方言也移植来了；中间的选择是把原来剧种当地的方言改成普通话，虽然没有特色，但大家都能听懂；最好的选择是把原来剧种当地的方言改成金华方言，契合婺剧观众的审美口味。

无论是移植，还是整理、改编、创作，都需要编剧扎根基层，熟悉生活，寻找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鲜活语言，奉献给观众。已故著名编剧谭伟编的《讨饭国舅》，从生活中提炼出本色生动的语

言，既具有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，又具有幽默风趣的喜剧风格，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，成为一个成功的样本。

在《讨饭国舅》中，愁不怕原是个商人，是“钉死的秤，生成的性”，“生平听不得叫苦声，听了肚肠会抽筋”。他身为乞丐，饿得奄奄一息，“肚皮难唱空城计，看起来，阎王要招我做女婿”，“命不长，管他娘，黄鱼总归要变白鲞”。叫花子王老五对愁不怕诉苦：“王老五，真正苦，好似药店里的揩桌布。想当初，出生在大户，人参燕窝嫌勿补。一爱喝，酒一肚，二爱睡，到中午。三爱斗鸡四爱赌，万贯家财，一塌刮子送给青龙和白虎。”

在婺剧《还金镯》中，有许多方言俗语，贴近民风民俗，使观众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。例如，丈母娘把花红彩礼帮王云龙备全，却被盗贼窃去，家奴寿生是这样来形容的：“花红彩礼被偷得邈邈精当空，命里穷，拆（拾）得黄金会变铜，一场欢喜全落空”，活脱脱一个“霉鬼”形象。汪天佑送了一坛“好酒”（金子银子）给主考官，后来东窗事发，被革了功名，只好哀叹：“上好一坛酒，白白送老狗！”

像《讨饭国舅》、《还金镯》这样善用方言俗语，刻画人物性格的好剧本，比比皆是。不可否认，更多的剧本缺乏地方语言特色，还有不小的改进余地。

婺剧传统剧目极为丰富，是一个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库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传统剧目有 1000 多本，而现在常演的估计不足 100 本。所以，只要坚持出人意表、不落窠臼，疏可走马、密不透风，扬长避短、量身定做，随乡入俗、融入本土这些原则，去挖掘、整理、改编，可以挖出很多闪闪发光的“金子”来，泽被乡土，功德无量。

（2010 年 1 月 17 日）